

新式標點

王陽明全集

中華圖書館印行

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

文錄一

書一

始正德己巳至庚辰

與辰中諸生己巳

謫居兩年，無可與語者。歸途乃得諸友，何幸何幸！方以爲喜，又遽爾別去，極怏怏也。馳學之餘，求道者少，一齊衆楚，最易搖奪，自非豪傑，鮮有卓然不變者。諸友宜相砥礪，夾將務期有成。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，皆因實德未成，而先揭標榜，以來世俗之謗，是以往往驟墮無立，反爲斯道之梗。諸友宜以是爲鑒，刊落聲華，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。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，非欲坐禪入定，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，未知爲己，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。明道云：『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，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。』諸友宜於此處著力，方有進步，異時始有得力處也。『學要鞭辟近裏著己。』『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。』『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，然其利心則一。』『謙受益。』『不求異於人。』『衆同於理。』此數語宜畫之壁間，常目在之。舉業不患妨功，惟患奪志，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，亦自兩無相礙。所謂知得灑掃應對，便是精義入神也。

答徐成之 辛未

汝華相見於逆旅，聞成之啓居甚悉，然無因一面，徒增悵悵！吾鄉學者幾人，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？求其喜聞遇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？過而莫吾告也，學而莫吾與也，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？嗟吾成之，幸自愛重！自人之失其所好，仁之難成也久矣。向吾成之在鄉黨中，刻厲自立，衆皆非笑，以爲迂腐，成之不爲少變。僕時雖稍知愛敬，不從衆非笑，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。今知成之之難得，則又不獲朝夕相與，豈非大可憾歟！修己治人本無二道，政事雖劇，亦皆學問之地。諒吾成之隨在有得。然何從一聞至論，以洗凡近之見乎！愛莫爲助，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，微覺過苦。先儒所謂志道懇切，固是誠意，然急迫求之，則反爲私己，不可不察也。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，則義理自熟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，深造自得者矣。學問之功何可緩，但恐著意把持，振作縱復有得，居之恐不能安耳。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，以僕所見，微覺其有近似者，是以不敢不盡，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，且欲以是求教也。

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

昨晚言似太多，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。其間以造詣未熟，言之未瑩，則有之；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，思之未合，請勿輕放過，當有豁然處也。聖人之心，纖翳自無所

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，如斑垢駁雜之鏡，須痛加刮磨一番，盡去其駁蝕，然後纖塵即見，纔拂便去，亦自不消費力。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。若駁雜未去，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落固亦見得，亦纔拂便去；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，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。凡人情好易而惡難，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，在識破後，自然不見其難矣。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，亦見得耳。向時未見得，向裏面意思，此工夫自無可講處。今已見此一層，卻恐好易惡難，便流入禪釋去也。昨論儒釋之異，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，義以方外則未，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，已說到八九分矣。

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

承批教，連日瘡甚，不能書，未暇謂益。來教云：「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。」又云：「此事關係頗大，不敢不言。」僕意亦以爲然，是以不能遽已。夫喜怒哀樂情也，既曰不可謂未發矣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。斯言自子思，非程子而始有。執事既不以爲然，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。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，皆心之所發。心統性情，性心體也，情心用也。程子云：「心一也，有指體而言者，寂然不動是也；有指用而言者，感而遂通是也。」斯言既無以加矣。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。夫體用一源也，知體之所以爲用，

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。雖然，體微而難知也，用顯而易見也。執事之云不亦宜乎？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，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。君子之於學也，因用以求其體。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，既有知覺卽是動者，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。非謂其無未發者也。朱子於未發之說，其始亦嘗疑之，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，蓋往復數十而後決，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；其於此亦非苟矣。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，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，遂以分爲兩節，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，靜而存養之時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，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閒，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。吾兄且於動處加工，勿使而斷，動無不利，卽靜無不中，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，當自知之矣。未至而揣度之，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。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，而未有知覺之說，則亦未瑩。吾兄疑之，蓋亦有見。但其所以疑之者，則有因噎廢食之過，不可以不審也。君子之論，苟有以異於古，姑毋以爲決然，宜且循其說而究之，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，然後從而斷之。是以前其辯之也明，而析之也當。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。今學如吾兄，聰明超特如吾兄，深潛縝密如吾兄，而猶有未悉如此，何邪？吾兄之心，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，要在求其是而已，故敢言之無諱。有所未盡，不勝教論，不有益於兄，必有益於我也。

寄諸用明 辛未

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，甚喜！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，科第遲速，所不論也。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，固有大於此者，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？便中時報知之。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，非不喜其年少有志，然私心切不以爲然，不幸遂志於得志，豈不誤却此生耶？凡後生美質，須令晦養厚積，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，況人乎？花之千葉者無實，爲其華美太發露耳。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，便當有進步處矣。書來勸吾仕，吾亦非潔身者，所以汲汲於是，非獨以時當斂晦，亦以吾學未成，歲月不待，再過斂年，精神益弊，雖欲勉進而有不能，則將終於無成，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。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，今亦豈能決然行之，徒付之浩歎而已。

答王虎谷 辛未

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。孟子云：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；知其性則知天矣。』此吾道之幸也，喜慰何可言！宏毅之說極是，但云『卽不可以棄去，又不可以減輕，既不可以住歇，又不可以不至』，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，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，尙隔一層。程子云：『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，不循理爲不樂。』自有不能已者，循理爲樂者也，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。知性則知仁矣，仁人心也，心體本自宏毅，不宏者蔽之也，毅不

者累之也。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，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。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，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。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。曾子宏毅之說爲學者言，故曰『不可以不宏毅』。此曾子窮理之本真，見仁體而後有是言。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，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，作而強之以爲毅，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，其去仁道尙遠也。此實公私義利之辯，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。

與黃宗賢 辛未

所喻皆近思切問，足知爲功之密也，甚慰！夫加諸我者，我所不欲也，無加諸人，我所欲也，出乎其心之所欲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所強，勿施於人，則勉而後能。此仁恕之別也。然恕求仁之方，正吾儕之所有事也。子路之勇，而夫子未許其仁者，好勇而無所取裁，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。事君而不避其難，仁者不過如是，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，則勇非其所宜，勇不得爲仁矣。然勇爲仁之資，正吾儕之所尙欠也。鄙見加此，明者以爲何如？未盡望便示。

二 壬申

使至，知近來有如許忙，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。僕到家，卽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，宗族親友相牽絆，時刻弗能自由。五月終，決意往，值烈暑，阻者益衆，且堅復不果。時與曰

仁稍尋傍近諸小山，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，與數友相期，候宗賢一至卽往。又月餘，曰：仁憑阻過甚，乃翁督促，勢不可復待。乃從上虞入四明，觀白水，尋龍溪之源，登杖錫，至於鑿寶，上千丈巖，以望天姥華頂，若可睹焉。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，適彼中多旱，山田盡龜裂，道傍人家徬徨望雨，意慘然不樂，遂自甯波買舟還餘姚。往返亦半月餘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，然無大發明。其最所歎然，宗賢不同茲行耳。歸又半月，曰：仁行去，使來時已十餘日，思往時在京，每恨不得還故山，往返當益易，乃今益難。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，不知回視今日，又何如也！念之可歎。留居之說，竟成虛約。親友以曰：仁既往，催促日至滌陽之行，難更遲遲，亦不能出是月。聞彼中山水頗佳勝，事亦閒散。宗賢有惜陰之念，明春之期，亦既後矣。此間同往者，後輩中亦三四人，習氣已深，雖有美質，亦消化漸盡。此事正如淘沙，會有見金時，但目下未可必得耳。

三 癸酉

滌陽之行，相從者亦二三子，兼復山水清遠，勝事閒曠，誠有足樂者。故人不忘久要，果能乘興一來耶？得應元忠書，誠如其言，亦大可喜。牽制文義，自宋儒已然，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，恐亦甚難，但得漸能疑辯，當亦終有覺悟矣。自歸越後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，益覺人才難得，如元忠者，豈易得哉！京師諸友，邇來略無消息，每因已私難克，輒爲

諸友憂慮一番。誠得相聚一堂，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。然此在各人，非可願望得。

四 癸酉

春初姜翁自天台來，得書聞山間況味，懸企之極。且承結亭相待，既感深誼，復媿其未有以副也。甘泉丁乃堂夫人憂，近有書來索銘，不久且還增城，道途邈絕，草亭席虛，相聚尙未有日。僕雖相去伊邇，而家累所牽，遲遲未決，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。應元忠久不得音問，想數會聚，聞亦北上，果然否？此間往來極多，友道則實寥落。敦夫雖住近，不甚講學。純甫近改北隄封，且行曰：仁又公差未還。宗賢之思，靡日不切，又得草堂報，益使人神魂飛越，若不能一日留此也。如何如何！去冬解冊吏到，承欲與原忠來訪，此誠千里命駕矣。喜慰之極，日切瞻望。然又自度鄙劣，不足以承此。曰：仁人夏當道越中來此，其時得與共載，何樂如之！

五 癸酉

書來及純甫事，懇懇不一而足，足知朋友忠愛之至。世衰俗降，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，亦多改頭換面，持兩端之說，以希俗取容，意思殊爲衰颯可憫。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。何幸何幸！僕在留都，與純甫住密邇，或一月一見，或閒月不一見，輒有所規切，皆發於誠愛懇惻，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。純甫或有所疎外，此心直可質諸

鬼神。其後純甫轉官北上，殆覺其有忽然者。尋亦痛自悔責，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，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，亦成何等胸次！當下冰消霧釋矣。其後人言屢屢而至，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。僕皆惟以前意處之，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，蓋平日相愛之極，情之所鍾，自如此也。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，備傳純甫所論。僕竊疑有浮薄之徒，幸吾黨間隙，鼓弄交構，增飾其閒，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。僕非矯爲此說，實是故人情厚，不忍以此相疑耳。僕平日之厚純甫，本非私厚，縱純甫今日薄我，當亦非私薄。然則僕未嘗厚純甫，純甫未嘗薄僕也，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？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，以爲彼蓋苟合於外，而非有性分之契，是以如此私竊歎憫。自謂吾黨數人，縱使散處敵國仇家，當亦斷不至是。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，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。孟子云：『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』自非履涉親切，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。僕近時與朋友論學，惟說『立誠』二字。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，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，自然篤實光輝，雖私欲之萌，真是洪爐點雪，天下之大本立矣。若就標末粧綴比擬，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，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，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，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，亦誠可哀也已！以近事觀之，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，自是向裏。此蓋聖學的傳，惜乎淪落埋埋已久，往時見得猶自恍惚，僕近來無所進，只於此處看較分曉，直是痛快，無復

可疑。但與吾兄別久，無告語處耳。原忠數聚論否？近書得渠一寄，所見迥然與舊不同，殊慰殊慰！今亦寄一簡，不能詳細，見時望并出此。歸計尙未遂，旬月後且圖再舉。會期未定，臨楮耿耿。

六 丙子

宅老數承遠來，重以嘉貺，相念之厚，愧何以堪。令兄又辱書惠，禮恭而意篤，意家庭旦夕之論，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，是以波及於僕，喜幸之餘，愧何以堪。別後工夫，無因一扣，如書中所云，大略知之。用力習熟，然後居山之說，昔入嘗有此，然亦須得其源。吾輩通患，正如池面浮萍，隨開隨蔽。未論江海，但在活水，浮萍卽不能蔽。何者？活水有源，池水無源，有源者由己，無源者從物。故凡不息者有源，作輟者皆無源故耳。

七 戊寅

得書見相念之厚，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，讀之既感且愧，幾欲涕下。人生動多牽滯，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。奈何！奈何！近收甘泉書，頗同此憾。士風日偷，素所目爲善類者，亦皆雷同附和，以學爲諱。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，真處堂之燕雀耳。原忠聞且北上，恐亦非其本心。仕途如爛泥坑，勿入其中，鮮易復出。吾人便是失腳樣子，不可不鑒也。承欲枉顧，幸甚幸甚！好事多阻，恐亦未易如願。努力圖之。籠中病翼，或能附翼鴻之末而歸，未

可知也。

與王純甫壬申

別後有人自武城來，云純甫始到家，尊翁頗不喜，歸計尙多牴牾。始聞而惋然，已而復大喜。久之，又有人自南都來者，云純甫已蒞任，上下多不相能。始聞而惋然，已而復大喜。吾之惋然者，世俗之私情，所爲大喜者，純甫當自知之。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，不使動心忍性，以大其所就乎？譬之金之在冶，經烈炤，受鉗錘，當此之時，爲金者甚苦，然自他人視之，方喜金之益精煉，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；既其出冶，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。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，輕忽世故之心，後雖稍知懲創，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；及謫貴州三年，百難備嘗，然後能有所見，始信孟氏『生於憂患』之言非欺我也。嘗以爲『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，故無人而不自得』。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學處乎富貴，素貧賤學處乎貧賤，患難則亦可以無人而不自得。向嘗爲純甫言之，純甫深以爲然，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。近日相與講學者，宗賢之外，亦復數人，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。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，其進益不可量。純甫勉之，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，臨行請益。某告以變化氣質，居常無所見，惟當利害，經變故，遭屈辱，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，憂恤失

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，始是能有所得力處，亦便是用力處。天下事雖萬變，吾所以應之，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，此爲學之要，而爲政亦在其中矣。景顏聞之，躍然如有所得也。甘泉近有書來，已卜居蕭山之湘湖，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。書屋亦將落成，聞之竇極誠得良友相聚會，其進此道，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，又足掛之齒牙間哉？

二 癸酉

純甫所問，辭則謙下，而語意之間，實自以爲是矣。夫既自以爲是，則非求益之心矣。吾初不欲答，恐答之亦無所人也。故前書因發其端，以俟明春渡江而悉。既而思之，人生聚散無常，純甫之自是，蓋其心尙有所惑而然，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。吾何以遂已，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。來書云：「學以明善誠身固也，但不知何者謂之善。原從何處得來？今在何處？其明之之功當何如？入頭當何如？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？誠是誠箇甚的？」此等處細微曲折，儘欲扣求啓發，而因獻所疑，以自附於助我者。反覆此語，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，其受病處亦在此矣。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，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，故未能動靜合一，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。今乃能推究若此，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。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。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。夫心主於身，性具於心，善原於性，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善卽吾之性，無形體可指，無方所可定，夫豈

自爲一物，可從何處得來者乎？故曰：受病處亦在此。純甫之意，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，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詁，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，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，而後謂之明善，故有「原從何處得來，今在何處」之語。純甫之心，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，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。吾亦非不知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。夫在物爲理，處物爲義，在性爲善，因所指而異其名，實皆吾之心也。心外無物，心外無事，心外無理，心外無義，心外無善，吾心之處事物，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，謂之善，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。處物爲義，是吾心之得其宜也，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。格者格此也，致者致此也。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，是離而二之也。伊川所云「纔用彼卽曉此」，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，理無彼此，善無彼此也。純甫所謂「明之功當何如，人頭處當何如，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，誠是誠箇甚的？」且純甫之意，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，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。若區區之意，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。夫誠者無妄之謂，誠身之誠，則欲其無妄之謂，誠之功則明善是也。故博學者學此也，審問者問此也，慎思者思此也，明辯者辯此也，篤行者行此也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功也。故誠身有道，明善者，誠身之道也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。誠身之始，身猶未誠也，故謂之明善，明善之極，則身誠矣。若謂自有明善之功，又有誠身之功，是離而二之也，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。其

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，紙筆未能詳悉。尙有未合，不妨往復。

三甲戌

得曰仁書，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，可喜！可喜！學以明善誠身，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，却是坐禪入定，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。聖門甯有是哉？但其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謬，非實地用功，則亦未易辯別。後世之學，瑣屑支離，正所謂採摘汲引，其間亦甯無小補，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。句句是字，字字合，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。

四甲戌

屢得汪叔憲書，又兩得純甫書，備悉相念之厚，感愧多矣。近又見與曰仁書，貶損益至，三復赧然。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，不害其爲同也；論學同而趨向或異，不害其爲異也。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，此僕往年之罪。純甫何尤乎？因便布此區區，臨楮傾念，無已。

寄希淵壬申

所遇如此，希淵歸計良是，但稍傷急迫。若再遲二三月，託疾而行，彼此形迹泯然，既不激怒於人，亦不失己之介矣。聖賢處末世，待人應物，有時而委曲，其道未嘗不直也。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，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。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大周旋，然道理實如此也。區區叨厚祿，有地方之責，欲脫身潛逃固難。若希淵所處，自宜進退綽然，今

亦牽制若此。乃知古人掛冠解綬，其時亦不易值也。

二 壬申

向得林蘇州書，知希顏在蘇州，其時守忠在山陰矣。近張山陰來，知希顏已還山陰矣。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，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，今茲復爾。二友之每每相違，豈亦有數存焉邪？爲仁由己，固非他人所能與，而相觀砥礪之益，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。外是子雍明、德輦相去數十里，決不能朝夕繼見，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歟？曩評半圭，誠然誠然。方今山林枯槁之士，要亦未可多得，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，則遠矣。人品不齊，聖賢亦因材成就。孔門之教，言人人殊。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，然而成德達材者鮮，又何居乎？希顏試於此思之，定以爲何如也。

三 癸酉

一 希顏然然在疚，道遠無因一慰。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，哀傷過節，其素知希顏者，宜爲終身之慕，毋徒毀傷爲也。守忠來，承手札，喻及出處，此見希顏愛我之深，他人無此也。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，他人無此也。牽於世故，未能即日引決，爲愧爲忤，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。患難憂苦，莫非實學，今雖倚廬，意思亦須有進。向見季明德書，觀其意向甚正，但未及與之細講耳。『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』蓋一言而足，至其功夫

節目，則愈講而愈無窮者。孔子猶曰『學之不講，是吾憂也。』今世無志於學者，無足言，幸有一二篤志之士，又爲無師友之講明，認氣作理，冥悍自信，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，斯誠可哀矣。讀禮之餘，與明德相論否？幸以其所造者示知，某無大知識，亦非好爲人言者，顧今之時，人心陷溺已久，得一善人，惟恐其無成，期與諸君共明此學，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。一譬之婚姻，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。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，卽與接引，此本分內事，勿謂不暇也。樓居已完否？餬口之出非得已，然其間亦有說。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尙，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，使親老饘粥稍可繼，則不必言高尙，自不宜出，不然卻恐正其私心，不可不察也。

四 己卯

正月初二得家信，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，痛割之極，廢於職守，無由歸遁。今復懇疏，若終不可得，將遂爲徑往之圖矣。近得鄭子冲書，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。希淵德性謙厚和平，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，視之何異飄風浮靄，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耶？卽而詢之，果然出於意料之外，非賢者之所自取也。雖然，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，曰我必無禮。自反而有禮，又自反曰我必不忠。希淵克己之功日稍日切，其肯遂自以爲忠乎？往年區區謫官貴州，橫逆之加，無月無有，迄今思之，最是動心忍性，砥礪切磋之地。